

11

独家专访

中国桥牌女队队长王文霏

Culture and Sport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216 期 | 2017 年 8 月 26 日 / 星期六 首席编辑 / 胡 欣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zb@xmwb.com.cn

上海是座红色题材的富矿

专家昨天聚焦本市如何多出英雄史诗

上海红色资源十分丰富,是一座艺术创作的富矿,尤其是作为党的诞生地,上海红色题材文艺创作更应多出精品力作,以迎接建党百年。这是昨天下午在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的“喜迎十九大——上海如何继承红色基因专家座谈会”上的共同心声……

蕴藏丰富是宝地

上海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王伟指出,上海是红色题材蕴藏丰富的一块宝地,红色可贯穿从孕育党的诞生一直到今天整整近 100 年的历史,没有一段空白。而且,上海红色题材涉及的样式、领域十分广泛,既有建党风云,又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;既有经济金融领域的斗争,也有秘密战线、文化战线的斗争;既有民族矛盾、抗日战争,也有国共破裂后的地下斗争……解放上海后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、创新发展。上海红色题材的丰富性和完整性,是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。

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何建华说,红色是上海城市百年历史的主基调。中共在上海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上海对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也很大,是共和国的老大。改革开放时期尤其浦东开发开放,上海又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。他认为,现在文艺作品写上海十里洋场、写黑社会、冒险家的乐园较多,但缺少红色文化作品,对城市红色基调的凸显不够。

国家一级编剧、诗人桂兴华说,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上海贡献很大,它的雏形先是在上海文化广场的一台演出,是陈毅向周总理作了推荐并不断修改,才有了后来的这部经典。聂耳、田汉写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也首先是在上海唱响的。像这样大江东去、惊涛裂岸的红色力作今天在哪里?这需要我们好好挖掘、努力创作。他自己想以百年建党为题材创作一部长诗《世纪之门》。

红色题材缺力作

一些专家认为,与上海丰富的红色题材资源相比,文艺作品表现得还不够充分,除《开天辟地》《陈云》等几部作品外,近年来还缺乏精品力作,值得文艺工作者探讨。

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厉震林指出,从文艺角度来说,上海早期红色题材曾留下了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51 号兵站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红色恋人》等,数量不多,对如何在上海建党这段历史表现得不够清晰,如当年毛泽东、陈独秀、沈雁冰等人如何孕育建党,如何在上海生活,有些细节模糊虚化。毛泽东在上海八个月,但艺术表现不像他在窑洞里生活那么鲜活生动。

上海作协副主席杨扬说,上海红色文化积淀非常丰富,鲁迅、茅盾和左联,有一批作家也出现了一批作品。现在很多上海作家不是说不想写大作品,而是不会写,他们对这些人物怎么生活、工作、交往

都搞不清楚。茅盾之所以能写出《子夜》,写出大革命时代的社会变革,与他早期参加共产党有关系。中共一大召开时共有 53 名党员,茅盾家里就有他和弟弟沈泽民两人。

期待能有新突破

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跃明等一些专家指出,上海影视作品过去较多描写的是旧上海滩的十里洋场、黑社会老大。前些年,由于视野狭窄,格局不大,总拍弄堂人家、婆婆妈妈,就像著名编剧高满堂批评的,误入了家长里短的怪圈。现在则更多把镜头对准了都市白领、时尚生活、情情爱爱。上海尤其缺乏黄钟大吕的红色力作,缺乏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,从这个角度看,上海红色题材创作有待新的突破。

专家们指出,迎接建党 100 周年,上海已启动了“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”,这对上海红色题材创作来说是个百年难遇的良机。上海诞生了中国红色历史中许多第一,如第一个党组织、团组织、工会、妇联、干部学校等,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都发生在上海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也都在上海留下了历史足迹和英雄业绩,值得我们好好梳理。革命前辈这种勇立潮头、追求真理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,不仅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,也值得红色题材创作深入挖掘、拿出力作。

本报记者 俞亮鑫

市委宣传部、上海市作协已启动“红色起点”重点主题创作项目,委约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民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十二年(1921 年至 1933 年初)的长篇报告文学《起点》。同时邀约 6 位中青年作家分左联、工会、妇联、国旗等 6 个专题,以创作一系列“红色起点”主题纪实文学作品。

相关链接

高山可仰声芳后时

缅怀谢稚柳先生逝世 20 周年

“谢公妙绘吊钟花”这是叶圣陶在诗作中对书画巨匠谢稚柳先生的评价。时间一晃,距离谢稚柳先生逝世已有整整廿载。

8 月 24 日下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,众多学者、艺术家与谢稚柳家属、生前好友齐聚召开“纪念谢稚柳先生逝世 20 周年座谈会”。众人轮番叙述着自己脑海中的谢稚柳,滔滔不绝地吐露点滴记忆,“父亲”“导师”“旧友”“偶像”,在大家口中拼出鲜活的大师形象。



谢稚柳



修身齐家 言传身教

谢稚柳是一代书画巨匠,妻子陈佩秋也是书画大师,登门求画的访客们当然总是络绎不绝。儿子谢定伟小时候还不懂书画,就记得很多人上门找父母聊天,找父亲的人更多,更有收藏家周周拜访。

谢定伟和谢定坤兄弟在纪念会向到场的人表示感谢。在谢稚柳身边时间更久的是谢定伟,对父亲的教导,总结为“做人”和“读书”。他回忆小时候客人有的来拜访有的来求画,而谢稚柳要求身为孩子,只要有客临门,孩子们必须泡茶迎接,不能怠慢。客人走时,谢稚柳和夫人陈佩秋则会带着孩子,举家送出门口,等客人转身离去,才允许回家关门。“礼貌”是孩子眼里父亲“做人”准则的体现,而年长之后才能体会,这是谦和有礼,大家之风。第二个就是“读书”,从小谢定伟便被父亲鼓励读书,甚至邀人刻了一方章“谢定伟读书”。说到这里,谢定伟还提起一桩趣事,当时人家赠送他图章,他说,“我不懂篆刻,但是十分感谢。”父亲事后批评他,说“你要说谢谢,不能说你不懂,不然别人会认为你在批评人家,你要说刻得很好。”这也是谢稚柳对于孩子们中国“礼仪”的训导。

谢定坤坦言,“80 年代的时候我就出国留学了,到了 90 年代回到父亲身边,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。不过作为父亲,他从不干涉孩子们的想法,我说,我想去学什么,他就会尊重我的意见。他所做的教育,都是品格上的言传身教,比如我从未听过他在背后议论别人。这是对我们孩子们最大的教诲。”

以画会友 忘年相交

谢稚柳在书画界有着极高的造诣,他是继承传统、卓有创新的书画家,是一言九鼎的当代权威书画鉴定家,是“敦煌学”的奠基人之一,也是美术史论家、学者和诗人。不论哪个头衔,都将他描述得有些遥不可及。而书法篆刻家刘一闻记忆里,谢老先生是他“忘年相交”的良师益友。

刘一闻先生是中国书法最高奖“兰亭奖”获奖者和评委,是海上书法篆刻界的名家。他初次见到谢先生时,不过是“喜欢盖图章的小年轻”。名声在外的谢稚柳和 20 多岁初出茅庐的刘一闻在衡山饭店吃了顿便饭

之后,便亲切地让他称呼“谢伯伯”了。第二次见,“谢伯伯”便考验起了刘一闻,“你是刻图章的,我字写好了,你来盖图章吧。”“盖几方章子,怎么盖,都是很有讲究的,一个不好就毁了整个作品,”刘一闻说,“拿不准的时候,我就问他,他就告诉我要盖几方。‘一方够了,就不要第二方了。若是四方不够,便继续添上第五方,直到画面饱和了为止。’”谢老说的“饱和”是很难界定的。需要深厚的艺术修养积累来做出的判断,刘一闻从谢稚柳这里学到了很多书画门道。在书画世界中,没有架子的谢稚柳,与作为晚辈的刘一闻,真正成为了超越时间的忘年交。

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戴小京 1978 年高考中榜时,上门想要求一字一画,却收到了谢稚柳先生赠予的两件书法。11 年后,谢稚柳居然还惦记起这件事,真的画了一幅给戴。相隔 11 年,还能记得当年对一位小辈的诺言,人品不必言说了。说到这,他便展示出珍藏的书法。可谓斯人已去,高风永存。

倾心相授 鉴定方法

谢稚柳是当年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,他走南闯北寻觅了 20 多个省市,过眼几千旧画古字,他的鉴定意见举足轻重。不过谢老生前只是低调地担任上海博物馆“名誉顾问”。上海博物馆书画专家单国霖

揭晓了幕后的谢稚柳。

“每次展览之前,我都一定要去他家叨扰,和谢老一同研究展品和展览的主题。展品的收购,更是一定要向他征求意见。我记得 1997 年,我们要收购一件展品,那时候谢老已经住院了,我们便送到他的病床旁,他说‘这个是个好的呀,可以的,我们才能够下决定。’”单国霖眼中,那时候的谢稚柳,不重名不重利,却几乎是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的主心骨。

随后他又提到谢老十分重视培养鉴定人才,除了上海博物馆推荐去向他学习的两人,整个书画部的鉴定水平都要归功于谢稚柳先生倾心相授。在对收购回的展品鉴定时,谢老总说:“东西是我让买的,让他们(小年轻)多发表意见,之后我们再来复鉴。”之后复鉴的时候,他会叫上整个书画部的人,一页一页的介绍,一张一张的讨论。“这是特别有收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。”单国霖满是感谢和思念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 见习记者 吴旭颖

谢稚柳线描速写



资料照